

光的女儿

「加拿大」O.P.

祝旻
莫林 / 译



想参加精灵盛宴吗？
想和精灵之王共舞吗？
想揭开精灵国的秘密吗？

想知道人类是怎样拯救精灵世界的吗？别再犹豫了，

请同我们的主人公一起踏上爱尔兰探险之旅吧！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精灵国纪事

light-bearer's
daughter

光的女儿 The

light-bearer daughter

[加拿大] O.R. 莫林 / 著

祝旻 / 译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光的女儿/[加]O·R·莫林著;祝旻译. - 上海:上海文化出版社, 2004.3

(精灵国纪事)

ISBN 7-80646-587-1

I.光… II.①O… ②祝… III.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13153 号

责任编辑:黄慧鸣

装帧设计:周艳梅

插图:吴蓉蓉

光的女儿

[加拿大]O·R·莫林 著

祝旻 译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cl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cl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625 字数 111,000

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8,100 册

ISBN 7-80646-587-1/I·439

定价:12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65414992

《精灵国纪事》幻想系列总共三个故事：《猎手之月》、《盛夏王》、《光的女儿》。

三个故事是三个秘密——原先藏在爱尔兰的乡野地里，藏在标记细密的地图里，O. R. Melling 的思乡梦里。

《猎手之月》的主角是格温。格温一直梦想和表妹去探寻精灵国的奥秘。她们夜宿塔拉山上的古墓室，希望从这座爱尔兰上王的圣山入手找到进入精灵国的捷径。一觉睡醒，格温发现表妹不见了。要救回表妹，格温必须独自上路。

《盛夏王》是劳尔的故事。十七岁的劳尔无法面对失去孪生姐姐的事实。为探知真相，她接受了一项使命——寻找被囚禁的西方王。一路艰辛，劳尔变得更宽容、更成熟。可是毕竟时间紧迫，她能够应付接二连三的意外吗？

《光的女儿》讲的是父母和孩子的故事。父亲执意带达娜离开爱尔兰，移居加拿大。走之前，精灵国的使者交给她一项任务：托付她前往山林深处，送一封急信。为什么偏偏是达娜？这件事和她失踪多年的母亲有什么关系？

O.R. Melling(本名 Geraldine Whelan)，爱尔兰裔女作家，从小离开出生地，一再向往故乡。她的每一篇故事借由主人公的奇遇和梦境，都让人感觉像在爱尔兰的绿野山林中飞奔。她是细心的向导，否则行路人不会看见历险途中的精灵，不会发现古老的秘密。

《精灵国纪事》的三个故事，互相隐含关联。其中《猎手之月》获得 1994 年鲁斯史瓦兹最佳儿童小说奖 (Ruth Schwartz Award for Best Children's Fiction)。但儿童并不是唯一的读者群。这些故事是一个个现实童话——因为如何面对失望、如何宽恕、如何历经挣扎达成使命，对于“大人们”同样是挑战。

献给

我的母亲和女儿。

O.R.

引子



一团阴云在空中移动，遮住了太阳。清亮的森林黯淡了。松鼠在洞里探直身，警觉起来。啾啾的虫鸣消失了。狐狸停住脚，耸起毛，使劲嗅。腥臭气很强烈。兔子噤噤踹地。注意。危险。谁都不敢吱声，静候灾难降临。

仅仅片刻工夫，却在片刻间充斥恐惧。充斥毁灭的恶兆。片刻间悬起心，屏住气，让人窒息。

转而，阴云过去了。

她在林中飞奔，像个逃命的人。她赤足踏在泥土上，又凉又湿。她穿着绿短裙、黄上衣；头发上套着白花冠。她耳朵贴紧橡树的树干，闭目倾听。生命的低语安慰了她。她笑了，抬头向阳光中晃动的树叶大声喊。

Tá grian gheal an tasamhraidh ag damhsa ar mo theach.

夏日的太阳在我家的屋顶上跳舞蹈。

风吹啊，唱啊，托起她的话，像一声召唤，洒向空中。鸟儿的振羽声在头顶响起。秃鼻乌鸦和渡鸦落上枝头。更小的小动物围在她脚边，轻挠她的裙摆。

她忧心忡忡的样子。

“我和王都替盛夏园担心。”

它们一阵轻微的骚动。有的吓得不敢出声。

她稳住自己的声音。

“勇敢些。我们不是孤独无助的。好好留心信使，要一路帮助她。”





透过起居室的窗，伽布正看女儿在街上踢球。瘦高个的达娜一路带球在孩子堆里窜进窜出，黑髻发在肩头一跳一跳。球门是路面裂开的一道口子。只要她把球带过去，不摔跟头，不跌破脑袋，就赢了。队友们拼命喊加油。对方个子最大的男孩冲上去断她的球。伽布紧吸一口气。摔跤，跌倒，出血，喊叫——都是家常便饭。不是她，也会是别的某个孩子。禁止这项游戏是没有用的。她十一岁了。她自有主见。到时候，她最多拐到街角另一头他看不见的地方接着玩。

眼看大个子男孩越逼越近，伽布很紧张，睁大眼睛。一个父亲就得看着作为父亲不得不看的东西。达娜发现了男孩，假装往右一晃，接着一边伸腿绊他，一边往左跑。男孩尖叫一声栽倒在地，又气又疼。达娜把球踢过地上的裂缝，冲向欢呼的小伙伴。

伽布松了口气，很替女儿自豪。她赢了，而且没有受伤。他重又紧张起来：但是，有人会让她受伤，就是他自己，他不得不告诉她的那个消息。带着重重焦虑，他推开前门，喊达娜回家吃午餐。

像往常一样，他在后院里备好午餐。这里像个花园，野花和青草从斑驳的水泥地里冒出芽。砖墙在阳光下泛着白光。衣服在晾衣绳上飘舞。后院里有一张野餐台，是伽布搭的，挨着角落里空荡荡的兔栏。他和达娜还没有从失去小兔的悲伤中缓过来，不愿再

放进别的小动物。棚屋边的老树下，几块海贝和几枝蜡烛围着她的小墓穴。

达娜蹦蹦跳跳进了院子，脸红扑扑的，洋溢着胜利的兴奋。一看到父亲准备的大餐，她的眼睛都瞪圆了。尽是她喜欢的：鸡蛋沙拉三文治、酸莼萝、一盆甘蓝沙拉、浅色的青瓜片和一碗鲜草莓。

“哇！我们这是庆祝什么，伽比？新工作？演奏会？还是欧洲的节日？”

“新工作，是啊，”伽布言语忐忑，“你洗手了？”

“还用说，洗了。”她撒了个谎，说着去抓吃的。

转入正题前，他等了等。她不停地说着球赛的事，她怎么晃过那个傻小子的，他们为什么需要一个新球。她的蓝眼睛笑盈盈的，脸蛋粉粉的。乌黑的发卷互相缠结，像一丛小灌木。她是个孩子，却又不曾是孩子了。他看得出她眉宇间渐渐流露的成熟。两颊越来越窄。那丰润饱满的嘴。她会长成个美人……像她母亲。旧伤猛一下刺痛了他，他并不理会。他必须专心在这一刻。他必须告诉她他们要离开这儿了。

她快吃完了。她把草莓平均分成两份，一颗接一颗吃着自那份。

“达娜，你不会爱听的，可你得听我说完。”

她立即坐直身，死死盯着他，准备应战。又不让她再碰球了？又要因为她乱糟糟的屋子教训她？又有什么让她多干家务的新规定？每到这种时候，她总是据理力争，和他不分大小。朝夕相对，两人之家，多年来他们已建立起一种相处之道。他一直培养她坚

持己见,有时自己都要碰壁。她会好好听他说完,并不意味着她会同意,会遵命。

“黑伯教授早晨打电话来。他替我申请了多伦多大学的工作。在凯尔特研究课程中教音乐和爱尔兰语……”

“多伦多?”达娜打断他,“多伦多,是加拿大的那个?”

她早想到了。她不可能不想。虽然他们住在她的出生地——爱尔兰,父亲伽布却是加拿大人。他总说起要回家,但不像当真的。他们各自都有不少朋友。她在学校安顿得好好的。他们小小的市建房又恰好为他收入不定的音乐家生活带来了安定感。他们没有理由搬走。

“不单是工作,”伽布解释道,“也是为了你。听着,你需要像胸罩那些……”

“爸!!!”

“你看,这些事我们之间连说都不能说。你姑妈迪迪和伊曼会像你的大姐姐一样,她们会帮你。还有你奶奶。”

“她们每次来,我都能见到她们。我们不需要挨着她们住。我不愿意去加拿大!我的家在这儿!”

“加拿大也是你的家,因为那是我的家。我的家人都在那儿。”

“这儿也有你的家人!芭翠姑婆和汤米叔叔,你嫡亲的堂兄弟姐妹们,我远房的堂兄弟姐妹……你总说我们亲戚太多!我们的家在这儿!我们是爱尔兰人!”

“我生在加拿大,”伽布语气平静,毫不退让,“而且在那儿长



大。我是爱尔兰人，也是加拿大人。我是，所以你也。”

伽布摆弄起耳朵上的金环，手在光脑门上来回蹭。他沮丧不安的时候总是这样。他看上去很年轻，对自己不太有把握。他快三十了，但举止很不符合他的年龄。有时，达娜当他是个大孩子，还不如她实际。她为他和他的音乐骄傲，他像个流行歌星，她的小伙伴也都觉得他很棒。可有时候，她宁可他更平常些，像她最好的朋友艾默的爸爸，去办公室上班，穿正装。而伽布，别说穿了，正装他一件都没有。

他说话声很轻，充满渴望。

“我想回家，达娜。我很久没回去了，自从……你出生前。我知道一开始你会觉得很难，但是有一天你会喜欢的。那是个很不错的国家。”

听他说话时那么平静，她明白这事儿已经定了。他这种做法，其中的含义简直讨厌得让她无法接受。她整个生活会如何改变，她完全想象不出。

她怔呆了，几乎说不出话，但话终究冲出了口。

“你怎么能这么做？问都不问我！我——恨——你！”

她冲出院子，奔回屋里。过了几分钟，卧室门“砰”一声关上了。

伽布呆呆地望着碗里最后几颗草莓。今后的日子不会轻松。他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：大发脾气、反复哭闹、无休无止的争吵。其实，那不正是他要离开的部分原因吗？他需要有人帮他一起抚养她。虽然她的童年，他总算将就过去了，可去年一年实在太难



了。她变成十来岁的大孩子了,闹情绪,不听话。有几次,他甚至不知道该做什么。他母亲盼着多见见孙女,而他的两个妹妹还像十几岁似的。要是有什么麻烦,他可以找到救兵。

伽布开始收拾桌子。是的,这是最好的方案。对他们两个都是。现在他需要做的就是说服女儿。



微风吹入洞开的车窗，为老爷车凯旋哈罗德的闷罐车厢吹进了凉意。六十年代产的车里是没法奢望空调的。车座的蓝皮套上汗涔涔的，粘着达娜的腿。她没有抱怨。她在这车里长大，睡在后座上长途颠簸，环游全国；下雨了，就靠在路边野餐。一次，伽布去不列塔尼尔特节演奏，他们还带它上了去法国的渡轮。

她狠狠瞥一眼父亲。这些生活她也得丢下吗？乍一听见坏消息时的震惊渐渐淡了，她开始一一计算将会失去的东西：最知心的艾默和学校里的其他小伙伴、四邻街坊、露天游戏、登山野营……总之，她将失去生活中的一切，让她快乐的一切。

“九月份开了学，你就有新朋友了。”那天早餐的时候伽布这么说。

“你爱的人谁也取代不了，”她顶回一句，“这你应该懂。”

话一出口，她就后悔了。父亲的表情就像挨了她一拳。他张嘴要说什么，又闭上了。

达娜害怕了。她是想拿话伤他，却不想伤得这么深。

“呃，伽比……老爸……我不是有意的……”

两个人都埋头吃着碗里的燕麦糊，压住泪。后来，拥抱、道歉、努力言和。这类以前少有的情景，随着达娜一天天长大，出现得越来越频繁。



“我们去山谷里吧，”伽布说，“我要和他们谈谈公益音乐会的事。你也能上树屋转转。”

这是一个求和邀请，有点贿赂的意思。环保卫士们在当斯山谷里盖的那些树屋，他从没让她靠近过。入夏时发起的环保示威一开始，她就一直吵着要去树屋里看看。

古老的国度遭遇了一个老套故事：爱尔兰一下子富了，发展势头波及全国各地。土木大兴，绿地却在消失。树木被推倒，让路给了车道。当斯山谷是受法律保护的自然生态区，政府却仍然批准开建一条四车道高速公路，直插山谷腹地。环保卫士们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，投入爱尔兰环保主义者的抗议活动。他们在老路两侧的濒危林里安营扎寨，有人住帐篷，有人爬在树上高高的屋棚里。

凯旋哈罗德放慢速度，糖面包山就在眼前。两侧的山把路夹在中间。右侧，林线以上，一排以前留下的赈饥墙沿山脊而立，像个残破的皇冠。墙上刷的几个大白字呼吁：谁来关心山谷？

当斯山谷是一个深谷，由远古冰河冲击而成。山崖陡峭，直入云霄，沐浴在郁郁葱葱的林区中。山势高处长满了巍峨的橡树，谷底则是茂盛的白蜡树和榛树。大路西侧一片疏密有致的山毛榉被山涧环绕。作为一个国家自然保护区，山谷是无数鸟儿、红松鼠、獾和狐狸的家园，是爱尔兰几个昆虫种类唯一的栖息地。

伽布把哈罗德停在跨两棵树的标语横幅下：“车路不通”。距大路几尺之遥，森林陡然而起。达娜一溜烟下了车。她呼吸着来自潮湿的泥土，来自古树，来自湿润的树叶和青草的气息。她爱这

块地方。她和伽布常常在这里徒步远足。抗议活动一开始,他们就参与了,帮助请愿、后勤供应、筹款。虽然很多当地人把环保卫士们当作嬉皮士和捣乱的,可周边一带支持这些“树人”的也不少。

土地并非承自父母,而是借自后代。

山野蕴藏世界宝藏。

有树之处,有生命。

横幅像一面面旗子在树上飞舞。达娜从旁边经过,向环保卫士们支篝火的林中空地跑去。他们聚在这里开会、开饭,或者闲来互相说笑解闷。只要抗议者守住林子,开发商就没法动手砍树。虽然有被驱逐的威胁,但舆论支援的声势也在壮大。

接连几周风餐露宿,卫士们开始蓬头垢面,有些力不从心了。他们靠着旧椅子和裂了口的沙发,围火而坐,踩着泥靴子,穿着脏衣服,披头散发,满脸胡茬。达娜将他们视为山林侠客,像罗宾汉和他的好汉们。鲍勃老大是领头的,急脾气,大嗓门。米克是他的得力助手,又瘦又紧张,老在打手机。比莉是位年轻的梅·玛丽安(罗宾汉的情人),一位耳朵鼻子都串着首饰的英伦游客。

“爱尔兰最年轻的环保卫士,你好吗?”鲍勃老大边问达娜,边用力抱抱她。



能成为这个团队、这个战壕中的一员让她振奋；简直太刺激了。

他们在火堆旁为她腾出块地方。一口发黑的锅支在火苗上，烧着泡茶用的开水。缺边缺角的茶杯和马克杯在人们手里传来传去。每个人都闻着焦木味。有风从火堆里扬起烟的时候，谁都不避开。相反，他们像幽灵似的坐在烟雾中。伽布加入讨论的时候，话题转向了驱逐强制令和法律战。

“你有点闷闷不乐，”鲍勃老大冲达娜说，“心爱的乐队解散了？你爸为难你了？要不要我在他耳朵上给一拳？”

伽布想暗示鲍勃少问两句，已迟了一步。达娜发现了盟友。

“他要把我们带走！他要回加拿大，还要拉我跟他一起走！”

鲍勃老大转向伽布，神情惊愕：

“你不会离开我们吧，伽比！什么时候？为什么呀？”

比莉递给达娜一块巧克力饼，另一边米克把泡茶用的奶和糖传给大家。

“有人给了我一份工作。报酬太好，我不可能拒绝。而且我觉得时候到了。该走了。该忘记……”

他的声音越来越轻，出神地盯着火苗。

大家互相交换了眼色，慢慢把话题转到了公益音乐会上。

达娜发现自己得到支持的机会消失了。她的心往下沉。没人站在她这边吗？她真是孤军奋战吗？她不会认输。她会为搬家的事战斗到底。但她需要一个计划。她深吸一口气，脚在地上来回蹭。什么时候能去看树屋？要不再来块巧克力饼？